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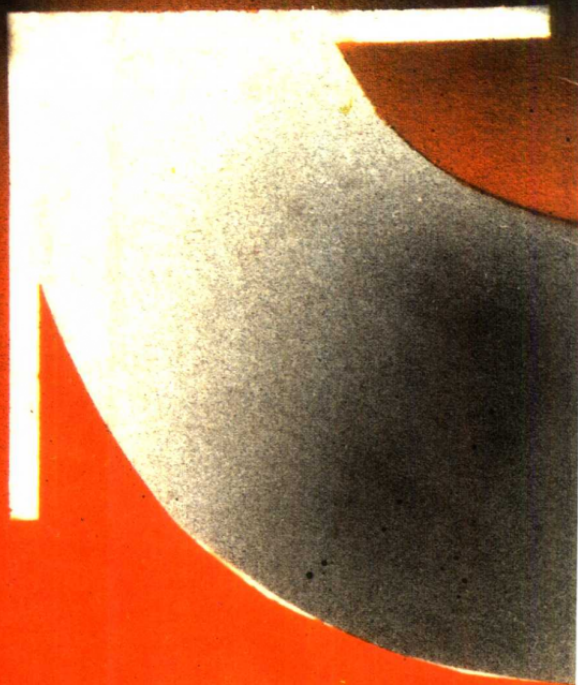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丛正里 著

济南战役卷
解放军出版社

REPORTS ON THE JINAN WAR REPORTS ON THE

虎啸泉城

- 毛澤東周恩來西柏坡遠眺
- 調兵！調兵！
- 蔣介石飛臨泉城
- 長夜析夢
- 許世友姍姍來遲
- 不速之客
- 吳化文起義
- 血染城頭
- 王耀武敗走大明湖
- 悲喜大結局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济南战役卷

解放军出版社

丛正里 著

REPORTS
ON THE JINAN
WAR
虎
啸
泉
城

虎啸泉城

——济南战役卷

丛正里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3.5 印张 345 千字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新城)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ISBN 7-5065-1210-6 / I · 165

定 价: 5.70 元

社编号 04—0044



作者近照

丛正里

作者简介

丛正里 1931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48年1月入伍,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解放战争。后转入胶东军区“国防剧团”,长期从事军队文化工作。六十年代初发表作品,1980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甩出轨道的星》、《篮网的梦》、报告文学《美的心灵》等,有些作品获军内外优秀作品奖。现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协山东分会理事、山东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目 录

卷首 ——台湾来客	(1)
1 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调兵遣将	(5)
2 蒋介石同王耀武密谋	(22)
3 粟裕点兵	(39)
4 蒋介石飞临泉城布阵	(51)
5 毛泽东、蒋介石、粟裕都有一招棋	(60)
6 战云低垂，函电交驰	(71)
7 杜长官与王司令的纷争	(82)
8 曲阜，孕育战将的地方	(95)
9 王耀武长夜析梦	(106)
10 许世友姗姗来迟	(123)
11 金陵搬兵救急	(137)
12 济南大战拉开序幕	(146)
13 城东重防被打开缺口	(156)
14 两军相逢勇者胜	(171)
15 济南——徐州，吉凶难卜	(187)
16 兵临城下，吴化文如坐针毡	(198)
17 脚踩两只船	(215)
18 策动起义的“三人小组”	(226)
19 按兵不动，局势恶化	(238)
20 起义，明智之举	(252)

21	军情突变，王耀武雪上加霜	(263)
22	直取商埠	(275)
23	蒋介石凌空督战	(293)
24	血染城头	(309)
25	险象环生	(323)
26	世界罕见的攻城术	(337)
27	受挫，许世友严令强攻	(347)
28	冲开一道生死线	(358)
29	战旗在曙光中飘扬	(372)
30	大明湖畔的最后午餐	(382)
31	悲喜大结局	(397)
	卷尾——何日君再来	(411)
	后记	(415)
	附录	(419)

卷首

——台湾来客

公元 1988 年秋。

山东省首府济南市西郊机场。

我同济南市侨办朱主任一同来迎接一位从台湾来的客人。客人是一位姓苏的女士，是当年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驻鲁记者站的少校记者。我与朱主任同住一院，知道我正在撰写济南战役一书，恰巧这位苏女士要来，说不定对我创作有用，于是便邀我与她共同接待这位台湾来客。这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儿。我自去年接受撰写“济南战役”任务以来，跑遍了大江南北，行程万里，采访的对象上百，但像这位苏女士实属“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物。我是当年我军济南前线的战地记者。国共两党记者四十年后在当年的战场会面，这仿佛是历史的安排。这件事本身似乎又有了某种令人回味之处。

秋风劲吹，黄叶飘落。银白色大型客机从晴空中徐徐降落。我们走近舷梯，用手中的照片对照辨认着远方的客人。

她，极像是我们的客人。中等身材有些微胖，60多岁的年纪。秋风吹散了她的头发。她面容清瘦，目光有神，虽年过花甲，却不失当年风韵。她走出舱门时，早被泉城的山山岭岭吸引了。她忘情地走下舷梯，一下子扑倒在地，一边哭一边说：“我回来了，我可回来了！”许多人惊异地看着她。她的哭自然有其丰富的内因，不过，当时我与朱主任都不知道。

“您是苏梦云女士吧？”朱主任的这句问话，才使她恍然大悟般地站起身来，惊异地看着我们。

互递照片，寒暄、问候、握手。四十年前那带血的历史距离，仿佛在我们手上拉近。苏女士指着机场的跑道说：“当年我奔波于济南、徐州、南京，在这里起落过多次。那时正年轻，我用自己热情去为‘党国事业’效力。然而，我们失败了。我的丈夫是守城国军的一个中校参谋，他为劝王耀武休战，尸谏于绥靖区司令部大楼。我是在济南城陷后，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化装潜逃的。此后四十年我没有再回来。我曾发誓，永生不再回来。但我违背了我的誓言，还是回来了。这次回来是故地重游，是追寻我那远去的记忆，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所致。另外，我的父母都是山东人，早已作古了。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坟墓，添一把土，尽一番做女儿的孝道。不瞒你们二位，在台湾的大陆人几乎都有这种情感。”

一种职业的坦诚，推倒了感情的隔墙。皇冠轿车把我们送到“舜耕山庄”宾馆。这座宾馆耸立于千佛山西南脚下。起这个名字，大概受了承德“避暑山庄”的启迪。相传舜帝耕于历山之下，官员们发思古之幽，便起了这古雅的名字。我们与苏女士站在庭院里，仰望千佛山，郁郁葱葱，云遮雾障。当年那里曾有国民党军一个营守卫，是步枪射击可以打得到的地方；北面是泉城的中心，大明湖、趵突泉均在烟雾中隐约可见，她当然知道，两军拚杀的主战场就是那里；向东北望去，燕翅山、茂岭山只在千米处，那是济南的“东大门”；向西北望去，一条宽绰的柏油马路伸向西方，这条路曾是王耀武的小型飞机备用跑道……

我向苏女士问及这些历史的印记，她说：“记得，我都记得。历史总会淡化，历史也会被人遗忘。可凡是投下自己感情的历史，便不会忘。像我，能忘吗！济南开战以来，我向南京发出几十条新闻，那里有我的信心、苦累、沮丧、欣喜、忧患，当然也有偏见。我是与王耀武的 10 万国军同亡于这里的。所以，这段

历史别人可忘，而我却不能忘！”

“我敬佩苏女士的冷静思考和中肯分析。”我赞扬说。

“济南一战改变了我的命运。”苏女士说，“也引起了我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不瞒您说，到了台湾以后，我研究了你们共产党，研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研究了蒋介石先生这个人。我并不想成为哪个党的党徒，但想做一个真诚的中国人。”

“苏女士，这次来济南希望你多住些日子，多看看。”朱主任说，“我们这位丛同志是从事军事文学写作的一位作家。他目前正在采访有关济南战役的情况。你们两位当年都是战地记者，都曾经‘各为其主’地报道过这个战役。我想，你们二位不妨交换一下看法，提供一些情况，倒是很有好处的。”

苏女士得知了我的身分，非常高兴地与我重又握手：“幸会，幸会！您是我相识的第一位大陆作家。我到台湾后，立志不再当记者。因为谎言太多，就不容易堂堂正正地做人。在作了一些哲学和史学研究之后，我又酷爱起文学来了。这次到济南来的目的，除了我已经告诉二位的原因外，我还想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为背景，写点文学作品或史学作品。希望能得到朱主任和丛先生的帮助。”

苏女士的态度，正是我所渴望的。说话间，太阳已经西斜，济南的“齐烟九点”在苍茫中愈见黯淡。

明亮的华灯，丰盛的晚餐，推杯换盏，倾诉衷肠。苏女士早已醉意朦胧。共产党人的赤诚，使她残留在心底的旧怨早已烟消云散。回到她的房间，她启开自己的旅行箱，取出她珍藏四十年的战斗日记，让我翻阅；我也告知她，我手头有数百万字的资料，可供她使用。我们商定，我们二人协力完成济南一战的写作。她写她的，我写我的。战争总是由胜利和失败构成的，人类需要胜利的鼓舞，也需要失败的教训。她说，总结失败，也许比庆贺胜利更为重要。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与苏女士一起，沿着济南的山岭、街道

和名胜，去追寻战争的痕迹。

四十年星移斗转，风蚀雨涤，很难找到枪痕弹洞，但那段风狂雨骤的历史，却不断地在我们眼前跃动。我们极力辨认着，不断地说着，各自打开自己的袖珍录音机，也用各自的照相机，拍摄下济南新貌和旧址。济南战役的采访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1

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调兵遣将

☆^① 你看，这里是“解放阁”。

※唔，南边仿佛是黑虎泉，是吧？

☆是的，那里正是黑虎泉。“解放阁”三个字是由陈毅元帅书写的，是用镂金工艺制成的匾额，凿成刻石垒砌在亭阁的正面。你看，这迎面墙上是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书写的“解放阁修建碑记”。

※哎哟！好一手功底深湛的楷书：

公元 1948 年 9 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前夕。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举行了著名的济南战役。济南南依岱岳，北临黄河，雄踞齐鲁，襟连京沪，素为历史文化名城、军事战略要地。时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 11 万重兵凭藉易守难攻之地势与高 14 米厚 10 米之城垣，构成纵深 20 华里之防御体系，固守济南并

①“☆”，为大陆记者符号。

“※”，为台湾记者符号。

陈兵 17 万于徐海以待北援。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等，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攻济打援之战略部署，在中共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以 18 万兵力阻援打援，以 14 万兵力攻取济南。9 月 16 日午夜 12 时，攻城部队在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等指挥下，分东西路同时向济南发起猛烈攻击。东路军攻势凌厉，一举攻占茂陵山、燕翅山，包围历城；西路军势如破竹，首克长清直插机场。19 日国民党 96 军军长吴化文率部 2 万余人起义。我西路大军乘胜前进，扫清外围，攻占商埠，逼近城下，抢架浮桥云梯，英勇奋战，浴血登城。第 9 纵队 73 团首先突破城垣东南隅；第 13 纵队 109 团相继突破城垣西南角。经激烈巷战，攻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捣毁守军指挥中心。至 24 日 17 时全歼守军，济南宣告解放。是役毙伤俘守军 8 万 4 千余人，生擒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等将官 34 名。我华东野战军第 3 纵队 8 师师长王吉文、第 13 纵队 37 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将士 3764 人在战役中壮烈牺牲。济南战役之胜利，打破了国民党重点防御计划，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之序幕，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壮丽之篇章。为纪念济南解放，继承革命传统，1965 年济南市人民委员会于解放军首先突破之城垣旧址始建解放阁台基，甫成陈毅元帅题字镌于壁。今逢济南战役 38 周年，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政通人和，经济振兴。济南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意愿，于台基之上续建高阁。工竣爰刻此碑以志铭日。

历山巍巍，泺水悠悠。

烈士功勋，光照千秋。

☆苏女士，您看了这“解放阁”的碑记，不知有何感想？

※这大概是你们对这场战役的权威性总结了。

☆是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总结，因为这是历史。

※我承认，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许多人会理解建阁的意义，我想，由毛泽东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失败构成的济南战役，发生在四十年前。历史在这四十年的风雨中沉淀。后人已渐渐找不到遗留的痕迹。年轻的人们，甚至包括一些老年人，不再关注过去。记忆在人生的进程中渐渐淡忘。这就有一个怎样使人们不忘记历史的大课题。我记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人离得更近？）。”历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但历史已经被人淡忘。那些长眠于烈士陵园的英雄们，在每年的清明时节，可以听到哀乐声中的祭文；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坟头上被人折下的断枝残花。然而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生命代价的烈士的亲人和后代，却永远不会忘记血染的城头。如果这个“解放阁”上的碑记能提醒人们时常想想遥远的过去，死去的人会含笑九泉。

※您说得很好，大陆的同胞能都去这样想？

☆至少有许多人这样想。您当然会知道，这是由百万人组成的伟大战役，这是一个撼动“国府”宫殿的强震，这是对毛泽东群雄和蒋介石集团的优与劣的一次大检验；这也是引发美国将军愠

怒和哀叹的一个大事件。可以这样说，忠于人民和忠于“党国”的两军将士，都用殊死拚杀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结果，共产党胜了，而国民党败了。但是胜利与失败都是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当然，世界上不付代价的胜利是没有的。史书往往过分注意研究成功的事件，而文学却不能忘记战争中的人。四十年前为运筹这个战役的两方高层人物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睿智大略、运筹挥师和亢奋、欣喜、焦灼、忧虑甚至颓丧都已成为历史。有人说历史是死的，但我要说，历史也是活的。当我们把真诚的感情注入历史之后，历史就会活生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战争总是有胜利也有失败，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公正而真实地去论及这场战争。经过这许多年来的搜集，济南战役国军一方的资料，可以说我占有得相当多，我想请您提供你方的情况和资料。我的书也想由国军的失败和你们的胜利来结构。四十年已经过去，我大概不会成为“江南第二”。

☆您看，四十年前这里是两军肉搏的地方。城墙早已成为宽绰的马路，历史风雨早已涤净血迹。但我却常常能听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声音。

国共两军决战前夕，毛泽东的红蓝铅笔多次圈住了济南。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竟是在一处贫瘠的山沟里，用毛泽东等高层人物的智慧铸成的。这个地方叫做西柏坡，毛泽东撤离延安之后来到这里。在蒋先生眼里，西柏坡似乎是“共匪流亡政府”的藏身之地。他哪里想到，他的厄运乃至最后被赶到台湾岛上的决策，大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蒋介石的确败在毛泽东手里，但如果把蒋先生说成是一介武夫，怕是有失公正。我不想为蒋辩护，请你理解我。

☆不，现在已经到了消除偏见和偏见宣传的时候了。过去的数十年，由于斗争的需要，双方都以“匪”称谓对方。其实，他们都是军人。在那个风雨激荡的年代，历史和社会为我们造就了一代伟人和伟人群体。蒋介石能在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征服了大小军阀，统一了中国，很不容易；但是他没有打赢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伟人群体。这一点大概是他离开人间升入天堂之时也为之遗憾的。

济南战役的萌发点究竟在哪里？我首先从毛泽东身上去寻找，我在西柏坡找到了。我向您介绍一个人，王建安，济南战役攻城兵团的副司令员。豫东战役刚刚结束，他满身的征尘未洗，便风尘仆仆奉调北上。许多同志认识他，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山东的许多同志知道他，他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我在军区报社任职时常常就教于他的面前。他离家几十年未改湖北乡音。他打完了抗日战争早已身经百战了，而且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指挥过许多战斗和战役。他给人的印象是有勇有谋，严厉，也训人，但人们却愿跟他去打仗。五十年代授衔时为上将，却当大军区的副司令。他一生经历曲曲折折，却终不改悔其面折廷争嫉恶如仇的秉性，人们都很喜欢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司令。

其实，毛泽东很爱他的这员战将。他就是奉毛泽东调遣来的。天黑了下來，他来到重镇石门（石家庄），这是聂荣臻元帅打开的地盘。他在办事处找到了吴玉章——中央有名的“五老”之一，他们认识。他上了一辆小汽车，秘密地来到石家庄西北面的一个小村子——西柏坡。

王建安见到了毛泽东，心情激动，先问了声“主席您好！”就去握住毛泽东的双手，久久不肯放开。他心中有千言万语呀，几年中的东荡西征，将帅远隔千里，见此一面，倒是勾起他们心中一阵思念来。

“建安，你来了，快坐，坐！”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捻亮了

灯。江青泡上了清茶，王建安终于落座，喝茶。江青轻盈地退出。

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并不好，身旁还有一名医生守护。不过，我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使他的双目炯炯有神。他展开一张地图，指着他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他说：

“我们经过第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也基本上打败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全国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以后，虽然经过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由它发动内战之初的 430 万人降到 373 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还保留 248 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由 200 万减少到 150 万。由于整师、整旅的被歼和大批高级将领的被击毙或被俘虏，他们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毛泽东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但王建安听来却十分清楚。

“与国民党情况相反，”毛泽东继续说，“我军在第一年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由 127 万人增加到 195 万多人，而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已优势于敌人。

“国民党军在战争的第二年里，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 152 万人。经过大量的补充，到目前最近的统计数字，总兵力仍保留在 365 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 105 个整编师，285 个旅，198 万人；非正规军 53 万人；特种兵和海、空军 54 万人；后方机关、学校 69 万人。正规军的 170 多万人被我们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的守备，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而且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是我们歼灭后重建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严重打击的。他们的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而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蒋介石放着正规军 36 个旅，23 万多人，大部分是新建的，战斗力很弱。这就是蒋介石的家底子。

“我们呢，经过两年的连续作战，虽然损失了 80 多万人，其